

樱云漫山时 温柔落满肩

□徐淇昉 文摄



樱花盛放

4月的风裹着蜜意，刚从山涧的桃花林穿拂而过，空气里弥漫着草木抽芽的清甜。许是春阳牵着花香，在山坳里绕得有些缓，可枝头的樱花却比风还要心急，早攒着劲儿把花苞撑得饱满，粉白的瓣尖偷偷探出来，像一群怕生的孩童，怯生生打量着这个被春阳吻醒的世界。它们是春天最性急的信使，不等风把最后一缕慵懒吹尽，就急着把粉色的信笺铺满枝头，要把春的消息递到每一个角落。

最近在网上频繁看到嵊州清潭坑樱花谷的视频和照片，粉云漫山的盛景，让无暇去观赏的我，在屏幕前已然心动。前晚，我那位敬慕的老师说她驱车前往嵊州清潭坑看樱花，却不料山路车流量大，行进缓慢，而且里面游客很多，所以就没有进去，沿着盘山公路缓缓绕行，隔着车窗望着漫山遍野的粉白如云霞倾泻，也算将樱花谷的春意揽了满怀，不枉这场百里赏樱的奔赴。

今年这个樱花的时节，我没有时间去，但我总在回忆去年去过的画面——漫山遍野的樱花如云霞垂落，把整座山都晕染成了温柔的粉。阳光穿过云层，斜斜地洒落下来，落在半透明的花瓣上，像是给每一片花衣都镀上了一层碎金。风一吹，整棵树都开始轻轻颤



满枝繁花

动，千万瓣花在枝头摇晃，像无数只振翅欲飞的粉蝶，又像少女提着曳地的裙摆，在春日的舞台上踮脚旋转。偶有几片花瓣挣脱了枝丫的牵绊，最终落在行人的肩头，添了一身不经意的春妆。有的飘进路边的积水洼里，像水面落了片细碎的粉雪，随着涟漪轻轻晃，把春的气息揉进了细碎波光里。

暮春的山谷樱林下，热闹从不肯缺席。山谷里，很多游客举着相机追逐着花影，也追逐着花影间的人影。樱花下，有女子仰头，任花瓣栖满发梢、落满脸颊，像被春天亲手缀上了粉妆，一旁的男子举着相机，镜头框住她笑弯的眼，仿佛这场落樱只是为她铺设的舞台。这些画面与花期一样短促，像一卷来不及冲洗的胶片：鲜活、柔软，最终化作时光里一抹渐淡的胭粉。

暮色里的樱，是一天中最动人的模样。夕阳把天边染成橘红色，晚霞的光斜斜洒在花瓣上，将原本粉白的花晕成浅浅绯色，整棵树像被薄雾轻笼，朦胧又温柔。

常有人拿樱花比梅花，其实二者的风骨，有着截然不同的韵致。梅花紧贴枝干，开得孤高清寂，像遗世独立的隐士，在早春寒风与残雪间守着清冷傲骨。樱花的花梗纤柔，似细细的丝线，垂坠着满枝繁花，花瓣边缘带着被春风悄悄咬出的温柔缺口，像被轻吻过的印记。它是细雨酿成的醉意，裹着春日暖意，把满心缠绵藏在瓣间；满山花开时，整个世界都软下来，它是唱给春天的歌，带着缠绵与热烈，在春光里尽情绽放，哪怕花期短暂，也要留下最绚烂的身影。

视频里的花瓣簌簌地落下，像一场轻轻无声的雪，落在肩头、落在路畔，也落在镜头里每一寸春的缝隙。我没在樱花下，看着屏幕前的花影，忽然明白，樱花的动人，正在于它不求永恒，只求尽兴。它不追问意义，也不寄托哲思，只是安静地开，安静地落，在短短数日里，把所有的温柔与热烈都倾注其中。

唉！樱花的美，从不在永恒，而是为了在最短暂的时光里，把所有的温柔都倾尽。就像那些转瞬即逝的美好，虽然短暂，却足以在心底留下最深刻的印记，成为漫长岁月里，最温柔的念想。

春日飘雪

□许淼 文摄

我还想再叮嘱几句，孩子那边已经挂了电话。我只好硬生生把话咽了回去，继续埋头蹬自行车。

咦，好像有什么白色的东西从眼前掠过。一片，两片，很多片，越来越多……我抬起头。

清明过后，春光正盛，朵朵飞絮正如白雪般随风飞舞。它们纤细、柔弱，在以蓝天为背景的阳光里泛着银白色的微光，像雪花一样晶莹。春风助力，它们飘飘摇摇，去寻一个理想的所在落下。

哦，又到这个时节了。每年春天总有那么几天，须是大太阳照着，须是和煦的暖风吹着。树的种子们就像停机坪上等候了多日的飞机群，好不容易盼到了塔台的指令，悄无声息地起飞，乘着风的翅膀寻找方向，义无反顾地踏上未知的征程。

我想起了刚才电话那端的孩子，也是刚刚离开家庭、走向社会不久。做母亲的总会担忧：托举着她的，可是一阵好风？她所要降落的土地，是否足够肥沃？是否能被阳光照到？道边的树不会开口说话，如果它们有双眼睛，肯定也是紧张地目送着孩子们远行吧。可孩子们哪会注意到身后的目光呢？它们只是快乐地、争先恐后地向着前方去。

我停好车，伸出手想接住一片飞絮。它虽然轻盈，却也不好拿捏，眼看着就要落到我手心，却好像被一股看不见的气流弹开了。我忙将手轻轻地再放低一些，终于托住了它。一颗比芝麻还细小的种子，拖着一柄长长的伞，在我手心不安分地颤动着，一副时刻想逃离的样子。它是在怪我中止了它的旅行吗？我小心翼翼地双手护着它走到路边，打算在行道树下的花坛里为它寻一处安逸的好地方，它却趁着一缕微风又扬起来，急急地飞走了。

我心情复杂地看着它汇入漫天飞絮中，早已辨不清刚才被我呵护的是哪一片。不管它落在什么地方，都会是它心中认定的安家之所吧。我只需要记得，它曾经被我认真捧在手心里，好好地祝福过。这样想着，也就释然了。

路边栽种的是柳树，所以这一带飞着的应该是柳树的种子。我仔细打量才发现，草丛上、泥土里，早就若有若无地盖上了一层薄薄的白色飞絮毛毯，就像安静地下了一场春雪。有一些还抱团在一起，结成一个球，顺势向前滚动着。哪怕是地砖间的缝隙，也会有种子驻足寻找生机——这是它们的嘉年华。

所谓生机，大概就是如此吧。春天来时就该播种，到了秋天才能收获。种子要放飞，让它自己去闯，借助风势走得足够远，落到更广阔的地方，去往比当下更加精彩绚丽的世界。看着眼前的春日飘“雪”，我仿佛闻到了年复一年空气中浓郁的樟木香味。跟柳树一样，樟树也是宁波常见的行道树，樟木香与记忆中老家樟木箱的气味相同，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。

孩子应该是不会要老派的樟木箱的，我也许可以送她一个香樟木的挂件，让她记着这味道。



柳絮满地如雪。